

◎ 高光 · 著



高光历史小说

秦王恨

昆仑出版社

Qin
Wang
Hen

秦 王 恨

高 光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王恨/高光著.-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03.10

ISBN 7-80040-711-X

I. 秦… II. 高… III. 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2362 号

书 名: 秦王恨

作 者: 高 光

责任编辑: 刘立云

装帧设计: 黄学军

责任校对: 吴 汇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

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<http://www.jfjwyph.com>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320 千字

印 张: 12.875

印 数: 1—8000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711-X/1·509

定 价: 24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1

嬴政十三岁，赵高十一岁。

事情发生在夜半，雷雨交加的夜里，一声劈雷把嬴政给炸醒了，他叫：赵高，赵高，你在哪儿？赵高来不及穿衣，披衣闯进寝宫：大王，大王，我在，在这儿呢！

嬴政马上抱住他，说：赵高，赵高，我怕，我怕啊。赵高爬上卧榻，抱着他，哄孩子似的：咱不怕，咱不怕，咱是大王，是秦国的大王，雷也不敢劈咱，对不对？

一串雷打在屋脊上，雷电劈啪爆响。

嬴政抱住了赵高，用被子蒙上头。

赵高说：大王，要不要叫侍卫来啊？嬴政很沮丧：叫什么侍卫，一会儿就会去报告母后，报告那个仲父，还睡不睡觉啦？睡吧，你陪我睡。赵高可吓坏了：大王，大王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一睡你这龙床，明天脑袋就没了。丞相知道了，一定砍我的脑袋。嬴政说：我不说，你就睡这里吧，万一打雷把我劈死了呢？赵高说：要是雷劈下来，也得劈死我。好吧，反正是为大王死，死就死。嬴政很感动，抱住赵高：赵高，你不会死，我搂你，雷就不敢劈你了。



嬴政搂着赵高，说：你脱了衣服，脱衣服。赵高说：不，可不，大王，不好，那样不好。嬴政扯下他的衣服，叫：大王叫你脱，你怎么敢不脱？

嬴政眼前，就是赵高的娇小身躯了。

嬴政和赵高顶着被子，互相看。被子里好朦胧。嬴政说：赵高，你挺好看的，像个女的。赵高流泪了：我原先也和你一样……嬴政说：不许哭，你一哭，我就也想哭了。赵高忍住：你是大王啊，大王怎么能哭？你一哭，不得了啦，那个泾水的河水也浑了。

嬴政笑了：你胡说。

嬴政抱住了赵高，让他偎在自己的身子边。赵高的身子很滑，皮肤细腻，有香味儿。嬴政问：你身上有香味，是不是也抹花粉？赵高吃吃笑：你才抹花粉呢，人家又不是女的。

嬴政的心咚咚跳，和赵高睡在一起，很新鲜，赵高的身体像一条鱼，一条鲜活、滑腻、灵动的鱼。赵高眉眼秀气，像是女人，肌肤贴在嬴政身上，很熨帖，暖，有温玉在怀的感觉。他很舒服，用手去拭赵高的脊背，说：你跟大王睡，跟大王睡一辈子，好不好？赵高要爬起来：大王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头。嬴政笑：你别磕头，以后你这么给我磕头，你看，你看看，会不会？嬴政左右手的拇指压弯，做磕头状，向赵高屈动几下。赵高笑了，说：我怎么不会啊？大王，大王，你教教我，你教我啊。嬴政扳着赵高的手指，教他。赵高乐，笑声尖细，像是女人，尖细的手指很笨很笨。

雷声把赵姬震醒了，她呼叫：来人啊，来人！冲来了十几个女侍，赵姬喊：围住我，围住我！十几个人站在床前，围立着。赵姬喘息不定：不行，不行，都上床，围在我身边坐！不准睡，谁要是睡着了，我就杀了她！十几个侍女上了大床，围着赵姬。赵姬问：什么时候了？侍女芳芷说：太后，这会儿怕有二更了。赵姬说：才二更啊，又要睡不着了。芳芷扯她的手，说：太后睡不着，我陪你

说话吧。赵姬笑笑，擦擦头发，叹息一声。芳芷很殷勤，问：太后，要不要我给你捶捶背？赵姬摇头：不用，我还没老呢。芳芷笑：太后不老，咱宫中，可没人比得上太后的美貌。赵姬流泪：美貌有什么用？

芳芷很小心地拉下帷帘，扶赵姬去洗浴池内。汉白玉的洗浴池很清澈，有几只巨大的龙头向池内喷水，喷水的龙头眼里闪着火花，那是炽热的炭火，龙角袅袅升起白烟。水雾蒸腾。赵姬说：我从前不喜欢洗浴的，这会儿怎么乐意泡在水里了？莫非真像人家说的，我已经老了？芳芷扶她坐在水中碧色的寒玉石凳上，说：太后，你没老，只是你……没有男人了。赵姬失神，看芳芷，说：芳芷，你过来，坐到我身前来。芳芷的身体像蛇一般，缓缓在水中滑动，无声无息，她凝神看赵姬。芳芷头发披散，发丝在水中漂着，摇曳，摇走了赵姬十年前的辰光。她恍惚若梦，看芳芷。芳芷只有十五岁，额头光滑，眉眼俏丽，在一双深柔若水的大眼里，透出一丝聪明、狡黠来。她双眉非常好看，眉眼间聚几滴汗水，一滴滴慢慢流淌。她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子。

赵姬有一股冲动，真想抱住芳芷。芳芷就是她自己，是从前的自己。

芳芷说：“太后，大王才十三岁，但他年少英俊，可有主意了，将来太后会安享……晚年的。”赵姬苦笑：芳芷，我……就只有晚年了吗？芳芷看她，欲语又止。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。看她两鬓毛茸茸的，有如蓓蕾初绽，大理石水池一衬，小脸儿更是俏丽。赵姬就叹息：我当初也像你一样，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就给了先王，他那儿流落在他乡，被人关押着，像一只老鼠，没哪个女孩子会看上他。芳芷笑笑，来揉她的背，滚热的水拂过，心里起一阵热浪。赵姬说：人过了三十岁，浑身的肉就软了，不那么勤快了，天天困倦，想睡。芳芷，你看我，是不是真老了？芳芷笑：太后可不老，宫里有的是老女人。赵姬点头，是啊，宫中



女人不少，老女人太多了，都是先王留下的，还有三代帝王的宫女呢。

赵姬想心事，三十岁的女人心里有火，睡不着。先王子楚带她回秦，也十多年了。他逞勇不睡，弄得她与两个嫔妃也十分兴奋，谁知他只是服药，服用金丹，才有那本事的。玩得太过分了，他死了，死在赵姬的床上。赵姬想起子楚，就一阵阵心痛，他让赵姬夜夜流汗，头发水淋淋的。他算是个好男人。她恨吕不韦，据说子楚吃的仙丹，都是吕不韦请那个茅道士弄的，吃了四年，把个子楚弄成了一副骨头架子，最后他与赵姬、两个嫔妃行房事时，一动就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，他耗干了自己。芳芷看见过那惊心动魄的场面：她只十五岁，庄襄王与赵姬那不像是亲热，像是两只野兽在搏斗，翻云覆雨，来来去去，汗水，气喘，也弄得芳芷心头鹿撞。芳芷光滑似锦的身体给了她抚慰，她悄声说：芳芷，你很可爱。

赵姬抚芳芷双肩，眉目宛然，恰是十几年前邯郸街市上的赵姬。她说：你就是我啊。她闭目抚摸过去的自己。有过酸涩、快活的女人，又回到了从前。她怜惜地把芳芷放在木榻上，心很细腻，能感到芳芷的心跳。赵姬说：你就做一个我吧……芳芷很感动，话也就说出来了：太后，你这样下去，会……被杀死的。赵姬停住了，眉毛一跳，她想知道芳芷为什么要这么说。芳芷蜷膝，跪在床上，抱住她的头，理弄她的头发：街上人说，吕相要夺六国，一统天下。都说，大王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，秦国大政从庄襄王时就全靠吕相了，有人说……有人说……说吕相就是秦国的大王。他们说，吕相要写一本书，集合三千门客写一部书，这部书，就是大秦的国策……

赵姬微笑，她喜欢芳芷，芳芷的肌肤很嫩，又有弹性，这是年青与美艳的结果。她说：是啊，我听吕相说过，他这部书，足以超过孔子呢，他的门人也不比孔子的门人差啊。芳芷抬起身体，她试着用腿绞赵姬的腿，这动作有点放肆，也有些男人的霸道，她是试



试，看赵姬有什么反应。赵姬没在意，只是沉思，想吕不韦，他是一个伟岸的男人，她在吕府中只呆了短短的一个月，但她记得最清楚，他是一个特别的男人。

吕不韦是第一个仔细看了她全身的男人，又是头一个不把她当成女人的男人……

也是夜里，也是洗浴之后，两个女孩子扶她走去，挑灯过院，长长的回廊，一次次转弯，走啊走，脚步如梦。推开门，挑开帘，说：在这里等吧。她就等，不知等什么。来了一个男人，很高大，站在她面前，问她几句，问有没有家人，在邯郸做什么，有没有过男人？她低头看那男人的鞋尖，惊讶他的鞋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灰尘。后来她才知道，吕不韦是商人，他很忙，单是在邯郸城内，就弄了近十家店铺。她垂头，答语羞涩，话语轻轻：没亲人，只在一大户人家做杂活儿，没有……没男人。吕不韦说，来人。来了两个婆子，就带她去“坐灰”，弄了好一会儿，又用“山河玉石”梳她的眉。两个婆子唠唠叨叨，说：姑娘，你可摊上了好人家啦，跟上咱家主人，一辈子过好日子。你没见咱家主人，对他的女人可好啦，你可能是他的第五个女人啦。他能疼你亲你，今晚上他就会要你了，你就跟他拜堂成亲吧。她心咚咚跳，连这男人的脸面也没看清，就做他的女人？她心一阵子揪紧，想问婆子。婆子嘴快，什么脏话都说，怎么好问她们？婆子们说起吕不韦，说他能做事，哄女人最有本事，你嫁了他，一辈子有福啊。两个婆子推她屁股，又把她推到男人面前。婆子媚笑：主人，主人，她可是个好货，清水货啊。男人讨厌婆子的啰嗦，说：好了，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男人去悄悄关门，她想：是啦，他想要我了，他想要我了。可她也不知男人怎么“要”女人，只是低头，心要蹦出嗓子眼儿了。男人用食指挑起她的下巴，问：你有过男人吗？她摇头，没有，女人怎么能有男人？不是男人才能“有”女人吗？男人笑了，说：是，你说的

对。脱下衣服，我看看你。脱衣服很难，一件件地脱，这些衣服比她原来穿的要好，都是丝绵的，很轻，很光滑，好脱，可也难脱。终于脱完衣服，她自己也觉得，衣服脱得太慢了，但男人肯等，肯等她。她脱光了衣服，站在男人面前，男人看她，像看玉器珠宝，看得仔细。她脸红心跳，站不稳了。男人没动她，说：穿上吧。她就又穿上衣服，快快的，慌慌的。男人扯她的手，说：你来吧，看看什么是女人。她不懂男人的话，就跟他弯弯绕绕，来到一间屋子。屋子里有三个女人，都很艳丽，也很妖冶，一见到他带来了女孩儿，就笑，围上来，逗：哎哟哟，你看你看，咱家大男人又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只小毛桃，看看，这脸儿，这脖子，毛绒绒的呢。男人说：你们三个听着。真怪，三个女人马上不笑了，站成一排，对男人施礼。男人说，她不是我想要的，我要把她送给一个人，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可她什么都不懂，不知道怎么做女人，你们三个要好好教她。记住，谁也不准动她，让她看，让她学，教她怎么讨好男人。三个女人抿嘴笑，那笑啊也让她心跳。男人问：你叫什么？她说：赵丫儿。男人女人一齐乐。男人说：什么赵丫儿，你叫赵姬，别人问，你就说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就住吕府，明白了？她点点头。从那天起，她才叫赵姬，头一次知道了男人是商人，他的名字叫吕不韦。

吕不韦让她坐下，看他与三个女人亲热。她看得心惊肉跳，看到了强悍的男人，向女人进攻的男人。听了女人在男人的进攻中肆意快乐的呻吟，她才明白了，什么是男人、女人，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做女人。

吕不韦给了她一个名字：赵姬。

三个女人教会了她许多东西，告诉她：要讨好男人。要是男人喜欢你，你就可能会做母亲，做了母亲，你才是个人。她记住了，但吕不韦什么时候要她呢？她暗暗盘算：怎样才能比三个女人更讨吕不韦的喜欢。二十一天过去了，一天夜里，她被带到了宴席上。



她在那一天头一次见子楚。吕不韦说：赵姬，这一位可是贵客，他叫子楚，是秦王孙。来，你给他敬酒，敬他一杯。子楚浑身一股臭味儿，衣衫褴褛，满眼色迷迷地看她，恨不能把她吞下肚去。子楚说：好，好，真是绝世美人啊。吕不韦，你……你让她出来敬酒，我会喝醉啊。吕不韦大笑：不瞞你说，今儿个还真就是个不醉不归！子楚满脸凄伤，说：吕不韦，这么个大邯郸城，还只就你把我当个人儿，满城人看我，都叫我活死人，说，活死人来了！只要秦赵一开战，我立马儿就是一个死人。吕不韦说：你可是秦王孙。子楚苦着脸：秦王有二十几个孙子，只把我扔到赵国做人质，我这个王孙，狗屁不是啊。谁看见王孙去人家喝酒，府里还有五个押送的兵卒？吕不韦笑：不说这些，不说这些了。子楚心情不好，又喝了几杯，说：得告辞了，我……我……想的……不是酒，是……是……他指着赵姬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流泪。吕不韦说：你想要女人？子楚点头，流泪。

吕不韦说：好啊，我给你，来人！

来了十几个女人，都跪在面前。吕不韦说：这都是我的，可你心愿，你愿要一个几个，都行，你带走。子楚苦笑：吕不韦啊吕不韦，我挑了女人去，还不得给那些兵士们弄去，就在我这儿，你让我跟她们……去火，去去火。

吕不韦说：好啊，你挑，挑好了，你带走，我送他们黄金，让他们给你一个好屋子住，能保住你自己的女人，不许那些赵国兵丁动你的，好不好？

子楚想给吕不韦下跪：好啊，好，活死人给你下跪了，我就是死在赵国，也感你的大恩大德。

吕不韦笑着扯起子楚，让他挑选女人，子楚犹豫，说：“吕不韦，我喝醉了，能不能求你，给我一个最好的美人儿？”

吕不韦问：“哪一个最好？”

子楚指着她，说：“就是她，赵姬！”



吕不韦沉默了，他看看赵姬，低头不语。子楚有些慌，问：吕不韦，你怎么啦？你说话啊，是不是我说错了，我做错了？吕不韦抬头，又满面是笑，扯住子楚的手，说：你跟我来，他回头说：带赵姬过来。

到了一间屋子，吕不韦让赵姬脱了衣服，这一次是吕不韦与子楚两个男人看。她更局促，更羞涩。吕不韦与子楚看她“坐灰”，用“山河玉石”梳她的眉。子楚是王孙，马上明白了，她是一个未经过男人的少女，他跪下了：吕不韦，请恕子楚唐突！吕不韦叹气：子楚公子，她八岁时，我买下她，养了七年，教她一切，只为了娶她做夫人。子楚叩头，连说：得罪得罪，真不知是你的夫人。

吕不韦说：你真喜欢赵姬？

子楚点头。

吕不韦说：好。答应我一件事，我把赵姬送你。

子楚忙说：你说，你说。

吕不韦说：你对天发誓，此生此世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有多少女人，都把赵姬做你的夫人，我就把她送你。

子楚跪下，扯住赵姬的手，对天发誓：“我子楚此生此世，有一日愧对赵姬，五雷轰顶，神人共弃！”

吕不韦让他二人跪誓，说：“子楚公子，你娶了我最心爱的人，我就一定帮你。你二人先入洞房，我去安排人，让那些兵卒等你一夜。”

子楚与赵姬一齐洗浴。赵姬心头撞鹿，就这么同一个陌生男人成亲了？

子楚一进门，就扑来抱她，她推开了子楚，冷冷地说：先洗干净自己吧。子楚赔笑，说：是，是，我太脏了。子楚涎脸笑，说：一齐洗，一齐洗。赵姬就为他洗身子，他很脏，怎么洗也洗不干净。他总是急，说：洗干净了吧，洗干净了吧？

子楚抱她，放在栏杆边，说：你是我的妻子，一生一世，我不



负你。赵姬哭了，流泪，说：你要对我好，我不想嫁你，你知道吗？子楚点头。

子楚很快地幸了她。

在吕不韦家里，两人相拥而睡，赵姬不舒适，她没感到快乐，没有那三个女人与吕不韦交欢的快乐。她也明白了男女奥秘，她知道，子楚不是个强悍的男人，他比不上吕不韦，她得不到那三个女人的快乐。她默默流泪。

子楚睡了，他睡得很香。他是囚在邯郸的囚犯，今夜是他的新婚之夜。

天亮时，子楚来向吕不韦道别，五个兵卒在堂上等他。

吕不韦允诺，晚上送赵姬过去，给她准备嫁妆，买些日用之物。

吕不韦送走了子楚，来到堂上，他命所有人都退下，独与赵姬面对。吕不韦坐着，赵姬站立，吕不韦看她，看得她面色绯红。吕不韦轻声问：你还好吧？你……身子是不是有点疼……？这问话温柔，赵姬的心抽冷地痛一阵子，她哭了，泪水长流，说：他……他只那么一会儿，我……我……吕不韦扶她坐下，蹲在她身前，胸膛压在腿上，与她近在咫尺。他说：赵姬，你怨我，怨我把你嫁给一个浑身发臭的人？

她点头，又摇头。

吕不韦攥住她的两手，攥得她手臂发痛，说：我喜欢你，想你，夜里想你，都睡不着。她流泪：骗人，你要是想我，为什么把我送人？！

吕不韦说：赵姬，别哭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他浑身发臭，可他是秦王孙，他是秦王孙！我是什么？一个商人，七国争战，商人是什么？你看我的帽子，商人就戴这种帽子。在街上，谁都可以杀了我！你跟着我，没有好日子过！赵姬吼：我愿意！我愿意跟你过！赵姬跪下，匍匐而进，抱住他的双腿，流泪：跟你做女人，快

活！跟他，有什么好？我不去，我不去了！吕不韦扶她：赵姬，你听我说，我要花许多黄金，把他救出邯郸，送他回秦国。再花些黄金，让他在秦国做上太子，以后你就是秦国的王后，母仪天下的秦王后！你愿意不愿意？

赵姬看吕不韦，他有这本事吗？她隐隐地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但她说不出，说不出有什么不对。

吕不韦说，天下最强的国家，就是秦国，你做了秦国的王后，就是天下第一威风的女人。赵姬哭，说：可我喜欢你。吕不韦也说：我也喜欢你，但你要做秦王后的，你不能喜欢一个商人。赵姬泣泪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吕不韦说：我不想做商人，我想做丞相，做子楚的丞相，他做上了秦王，我就做他的丞相。

她扑在吕不韦的怀里哭，说：你要喜欢我，就爱我一回，再把送我送走。吕不韦抱抱她，很动情，但又推开了她，说：不行，不能那样做，要那么做了，我会心中有愧！

这像是昨天的事儿，但那是十四年前的事儿了，吕不韦真的做了丞相，她也做了王后。子楚一死，她又做了太后。

她想：吕不韦不满足做个商人，做个丞相，他满足吗？如果他真想做秦王，谁能制止得了他？没有人能制止他；没有人。当初与吕不韦亲热过，嬴政是他的儿子，就好了。

可嬴政不是吕不韦的儿子。她要同芳芷好好商量商量，芳芷就是她自己，是她的人。

茅丕叩门求见，说：丞相，事关机密，当密室面陈。吕不韦大笑，说：在秦国，上上下下已无秘事，你怎么还玩这个？茅丕不动，只是躬身打揖。吕不韦让他进屋，说：这里就算是密室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修撰《吕氏春秋》的门客们放下手中的竹简，走出去了。

茅丕说：丞相，咸阳城内传言，说一件大事。

吕不韦说：说，说，什么事儿？

茅丕悄声：“说太后在赵国时，原是跟丞相的，有孕两月后，方才跟了先王，怀孕十四个月，方才生出大王的。”

吕不韦厉声喝道：“胡说！谁说的，抓起来，砍头！”

茅丕说：已经杀了三个人，杀不下去了。咸阳城中，传言太多，而且说是……说是从宫中传出来的。吕不韦看茅丕，茅丕说：是太后，是太后的宫人传出来的，是太后最亲信的宫人芳芷传出宫去的。吕不韦说：“这种混帐话也说得出来？好，我去见太后。”

茅丕拦住：“丞相不可，真是太后让人传的，你怎么质问太后？”

吕不韦指他怒喝：“胡说！太后怎么肯让人污她清白，查明此事，传言之人，必得斩尽杀绝！”

太阳炎热，吕不韦站在殿前。

太后好像要给他难堪，让他久等。吕不韦头上冒汗，真想一走了之。但身后的官员们和守宫门的廷卫们一定会笑话他，流言会不脛而走：丞相想面见太后，太后避而不见，让他足足等了一个下午。走不得。

连裤裆里都是汗水了，不得不用手去擦汗。看看殿上的卫士，还好，他们没怎么注意丞相。他决定拂袖而去，躲在宫门旁的芳芷走出来，叫道：丞相，丞相请进吧。太后怕丞相等急了，叫我来请丞相。

吕不韦怒气冲冲，跟芳芷进了后宫。芳芷说太后正在洗浴，请丞相进去说话。吕不韦想回头走避，就听到赵姬的声音：“丞相来了，为什么不进来说话？”吕不韦躬身行礼：“太后，君臣礼仪不可缺，太后洗浴，臣子当走避。”赵姬笑：“丞相说笑了，你进来吧。”

吕不韦只好来到洗浴池前，隔石山而望，热雾沸汽之中，隐隐有个人影儿，正坐在浴池之中，身后林立十数个宫女。吕不韦低



头，说：不韦有事，想请问太后。赵姬笑，笑得很放肆，说：丞相什么没见过，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有什么话，直说好了。

吕不韦犹豫，赵姬坐浴池之中见他，不好提什么，只好说：不韦有些国事，想与太后商量。赵姬说：好啊，你过来，坐我身边台阶上说。吕不韦回头看，芳芷正掩口而笑，心中不由得大是恼怒，这个丫头闯了大祸，竟然还一身轻松，他说：太后，不韦请求太后，拿下芳芷，砍头，弃市！

赵姬有点诧异：“丞相为什么要杀她？”

吕不韦看芳芷，她竟不怕，这使他更恨：“谣言惑世，她罪在不赦！”

赵姬回头问：“芳芷，你传了什么谣言啦？”

芳芷只一礼：“奴婢没传什么谣言。”

吕不韦轻声喝道：“你传谣说大王不是先王亲子，还说本丞相做过大逆不道之事，不杀了你，何以服众？”

赵姬笑了，笑得很响亮。吕不韦有点儿心惊，会这么笑的女人，心肠一定很硬。赵姬身体向吕不韦凑一凑，说：丞相，她可没这个本事，想知道那谣言是谁传的吗？吕不韦点头，他不想看，但还是看到了赵姬的身体。赵姬的身体是丰腴的，美妙的，像熟透的果子，在水中隐隐而现。吕不韦心念一闪：浅水能折射女人身体，产生那样的形态，夸张的，像是与头脑分割开去的身肢，曼妙难言。赵姬挥手，那十数个女侍出去了，只剩下吕不韦、芳芷与赵姬三个人。赵姬说：“丞相，那谣言是说，你先占有了我，怀孕两个月，我才嫁给了子楚，一直怀孕十四个月，才生下了政儿？”吕不韦叫道：“胡说，这是胡说！我要杀了芳芷，她这是胡说！”

赵姬声音很轻：“这是真事啊。”

吕不韦惊呆了，不知说什么了。

赵姬笑：“吕不韦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？”

吕不韦摇头。



赵姬说：你想做秦国的丞相，就做了。大王死了，只剩下了我与政儿，孤儿寡母的，你又弄什么《吕氏春秋》，秦国只知道你这个仲父，哪里还记得大王啊？你下一步就可以做大王了。

吕不韦扑通跪倒：“太后，太后，我可只想做秦国的良相，不想做什么大王啊。”

赵姬摇头：不会，不会，你不想做商人，就做丞相，你哪一天不想做丞相了，就可以做大王啦。

吕不韦叩头：太后，太后……

他再抬头，看到了赤身裸体的太后。他跪在地上，不敢抬头。赵姬悄声说：吕不韦，你可是第一个看到我身体的男人。吕不韦不敢说不是，只能说：不韦有罪，不韦有罪！赵姬说：丞相，你坐下，坐下说话。吕不韦只好坐下，赵姬坐他身边，说：吕不韦，你是良相，你能助大王完成大业，可你也是个男人，不能管小不管老，也得来管我……我可不愿一个人天天睡冷宫……吕不韦看她，赵姬就流泪了，说：你可以走，但走不出宫，廷卫已经得令，今夜从太后寝宫中走出去的人，无论是谁，一律格杀。吕不韦看她：你要做什么？赵姬抱住他：做你的女人，命中注定，我要做你的女人。吕不韦看她，心里很震惊，这个女人学会了权谋之术，从跟吕不韦见面那一天起，她就在体味权谋之术，她学会了，用上了。赵姬轻轻搂住他脖颈，说：你做了丞相，可没做过太后的男人，没做过大王的父亲，你试试，做做，看是不是更春风得意？

吕不韦有恍若隔世之感，面前的女人，是丰腴的、成熟的女人，她不再需要吕不韦来导引，就知道如何做女人。她扯着吕不韦的手，说悄悄话，龙头在喷吐热水，哗哗水响与她的话语相酬。吕不韦看着女人，头一回体味到被女人导引时的那奇异滋味儿。原来女人也可以引领男人。她脱下了吕不韦的长衣，命芳芷放一边。她引扯着吕不韦入浴。大理石的浴石，在水中隐约而现，看女人坚定地扯自己走，他不知自己能想什么，能做什么。女人把他推坐在寒



玉石上，寒玉石让他心定，流动的热水给他燥热，他的心仍扑扑地跳。赵姬说：嬴政是你的儿子，全咸阳城人都知道，人人看他，心里都这么想。可谁要敢说，你就杀他，杀好了。赵姬笑着，比划了一个杀人砍头的动作。吕不韦想：这个女人是想明白了，越杀不是越有人信吗？她真害苦了吕不韦啊。赵姬窃窃私语：不韦，你是男人，你是个好男人，我跟子楚在一起，天天拿他当你……赵姬把吕不韦扯出来，擦干身体，吻他。赵姬说：你是我的男人了。她带吕不韦去她的寝宫。吕不韦来过这里，但不是这一间房。这房内极尽奢华，她把吕不韦放在床上，长吁一口气，说：终于找回我自己的男人啦。

吕不韦与赵姬这一夜无眠。

